

《满文原档》语言文字价值研究*

长 山

内容提要 《满文原档》是清入关前后以满文书写记录的政务簿册，除了老满文、过渡时期满文及新满文以外，《满文原档》部分档簿以蒙古文或满汉合璧形式书写，这不仅为新老满文的字母符号与书写规则，以及满文发展完善历程研究提供可靠的资料，而且为清早期多民族语言接触与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满文原档》之满语以口语形式为主，并未经过文人修改，在语音、形态、词汇等方面与清中后期满语相差较大，可真实反映满族入关前后的早期满语状况。

关键词 满文原档 老满文 新满文 满语

tongki fuka akū hergen i dangse是清军入关前后以满文书写记录的政务簿册，汉语有《无圈点档》《无圈点字档》《满文原档》《老满文原档》《旧满洲档》等多种称谓。在汉语称谓当中，《无圈点档》《无圈点字档》是其满文名称的汉文翻译，而《满文原档》《老满文原档》《旧满洲档》是因整理研究者对该档簿的认知不同而命名的称谓。现存tongki fuka akū hergen i dangse共40册，原藏故宫博物院，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1969和2005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分别题名《旧满洲档》《满文原档》，影印出版tongki fuka akū hergen i dangse以加惠于学界。本文基于2005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影印出版的文本，评述该档册的语言文字价值，故沿用出版题名《满文原档》。

除了老满文、过渡期满文和新满文书写之外，《满文原档》间有蒙古文及汉文，且其满语与清中后期满语差别较大，保留较多早期满语特点。以往学者多从历史学或翻译学视角研究《满文原档》，而从语言文字学视角系统研究《满文原档》的论著则鲜有问世，遂使其语言文字研究成为冷门绝学学科。有鉴于此，本文分析《满文原档》的语言文字，梳理满文发展历程及早期满语特点，评述该档册在清代满语文研究及周边民族语言文字研究中的重要价值。

一 《满文原档》与满文发展轨迹

（一）清代文献关于创制满文的记载

关于满文的创制与改进，清代满汉文献资料虽多有记载，但由于文本过于简单，缺乏具体内容的详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研究项目“《满文原档》语言文字研究”（项目编号：19VJX085）之阶段性成果。

细记录，无法为研究者提供创制和改进过程中新老满文字母符号及书写规则的具体情况。如，《清实录》关于创制满文的记载如下：“时满洲未有文字，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书，译蒙古语通之。二月，太祖欲以蒙古字编成国语。榜识厄尔得溺、刚盖对曰：‘我等习蒙古字，始知蒙古语，若以我国语编创译书，我等实不能。’太祖曰：‘汉人念汉字，学与不学者皆知，蒙古人念蒙古字，学与不学者亦知，我国之言写蒙古之字，则不习蒙古语不能知矣。何汝等以本国言语编字为难，以习他国之言为易耶？’刚盖、厄尔得溺对曰：‘以我国之言编成文字最善，但因翻编成句，吾不能，故难耳。’太祖曰：‘写阿字下合一妈字，此非阿妈乎(阿妈父也)？厄字下合一脉字，此非厄脉乎(厄脉母也)？吾意决矣，尔等试写可也。’于是自将蒙古字编成国语颁行。创制满洲文字，自太祖始。”¹而《满文老档》关于改进满文历程的记载更为简单：“十二字头，原无圈点，上下字无别。故塔达、特德、扎哲、雅叶等雷同而无区别。书中寻常语言，视其文义，则易通晓。至于人名地名，必致错误。是以金国天聪汗六年春正月，达海巴克什奉汗命加圈点，以分析之。将原字头，仍照旧书于前。使后世智者观之，所分析者，有补于万一则已。尚有谬误，以旧字头正之。是日，缮写十二字头颁布之。”²

以上《清实录》有关创制满文的记录仅交代厄尔得溺(即额尔德尼)仿效蒙古文创制满文的历史事件，而《满文老档》改进满文的记录则只提供达海是添加圈点、改进老满文者的信息。在新、老满文的字母符号及书写规则方面，两部文献均未有详细记载。虽然《无圈点字书》等辞书采用对比新、老满文形式，解释分析二者之间的不同之处，但以解释老满文不规则书写形式为主，未涉及老满文字母及书写规则的系统解释。此外，关于清代满语文的研究多分析新满文，少论及老满文及其演变历程，致使“近代蒙古文→老满文→新满文”的演变历程研究成为清代满语文研究的学术盲区。

《满文原档》是记载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至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1636)历史事件的清朝开国史事档册，是现存最早且最原始的满语文资料。该档簿主要以老满文、过渡时期满文、新满文等三种满文书写，其中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至明天启七年(后金天聪元年，1627)之间的档簿是以老满文书写的，后金天聪元年至六年之间的档簿是以过渡时期满文书写的，而天聪六年之后的档簿多用新满文书写。由此可知，《满文原档》所用三种满文能够客观反映满文从“近代蒙古文→老满文→过渡时期满文→新满文”的发展历程，可为当今学者研究新老满文的字母符号与书写规则，以及满文发展历程研究提供可靠资料，亦可弥补清代满文资料及研究论著较少涉猎满文创制改进内容的缺憾。

(二) 近代蒙古文要素在老满文中的沿用与舍弃

《满文原档》老满文基本沿用近代蒙古文的字母符号及其书写规则，全面反映清代文人创制满文的详细情况。从总体上看，额尔德尼创制满文时，在仿效近代蒙古文要素方面遵循了以下规则。

1. 《清实录》(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10—112页。

2. 《满文老档》，中华书局，1990年，第1196—1197页。

第一，老满文较多沿用近代蒙古文基本字母及书写规则，甚至沿用在近代蒙古文保留而较少使用的古代蒙古文字母形式。《满文原档》老满文字母符号与近代蒙古文基本相同，但与新满文具有明显的差异。如，拼写满语第五元音时，使用与其音值相同的近代蒙古文第七元音字母形式，拼写满语第六元音时，使用与其音值相同的近代蒙古文第五元音字母形式。此外，cinggis“成吉思”（1-300-4）^①、ordos“鄂尔多斯”（原档6-234-1）等蒙古语借词词尾辅音s的书写，使用近代蒙古文中较少出现的古代蒙古文字母符号。

第二，老满文舍弃近代蒙古文部分书写规则，使用与其不同的书写规则。如，《满文原档》老满文基本上舍弃近代蒙古文词尾音节na/ne、ma/me、la/le、ya/ye、ra/re的元音a/e之分开书写形式，采用链接书写形式，分开书写形式则散见于极少数词语的书写当中。舍弃词尾元音字母a/e的分开书写形式是近代蒙古文和新老满文在元音字母书写规则方面的最显著差别。

第三，识点是近代蒙古文中的不稳定要素，是时隐时现的辅助符号。如，近代蒙古文已有使用在γ、s字母左右添加识点的方法，以区分基本形式相同的辅音字母q、γ和s、s̄书写形式的现象。《满文原档》老满文借用蒙古文q字母拼写满语辅音g、k、h（与阳性元音拼写形式），借用s蒙古字母拼写满语辅音s、s̄时，舍弃近代蒙古文添加识点以区分辅音字母的方法。此外，近代蒙古文辅音字母b、p有不同的书写形式，但《满文原档》老满文在借用b字母拼写满语辅音b、p的同时，还拼写辅音f。

第四，老满文试图创造新的字母符号或书写规则，克服近代蒙古文“一字多音”的“缺陷”。如，《满文原档》为区分近代蒙古文wa、we音节形式，以wa形式拼写音节wa，以uwe形式拼写音节we。如，新满文wasimbuha“降，下”、wesimbuhe“升，上”二词，《满文原档》老满文分别写作wasimbuha“降，下”（4-96-4）、uwesimbuhe“升，上”（4-343-1）形式。

纵观《满文原档》就可发现，其老满文基本沿用近代蒙古文，但改进近代蒙古文字母符号及书写规则之处较多。以往学者认为，老满文“一字多音”的“缺陷”源自蒙古文，但从《满文原档》老满文来看，老满文部分“一字多音”的“缺陷”未见于近代蒙古文，是创制满文过程中形成的。当然，老满文亦试图克服近代蒙古文“一字多音”的“缺陷”，实现语音与字母之间的相互对应，尝试使用不同字母符号或书写规则，区分近代蒙古文尚未区分的字母符号。

（三）过渡时期满文与改进满文的特点

在满语文研究方面，《满文原档》最大的价值在于其所用满文真实反映从老满文到新满文的发展历程上。据上文介绍，在《满文原档》载录档簿中，天聪元年至天聪六年之间的政事记载文书，是以从老满文到新满文的过渡时期满文书写的。从天聪元年“天字档”和天聪六年“满附二”的文字来看，从老满文到新满文的过渡期，满文中主要发生如下变化。

① 本文所用老满文均来自台北故宫博物院2005年影印出版的《满文原档》（沉香亭企业社出版）。本文满文用穆林多夫转写法拉丁转写，双引号文字为以拉丁转写满语之语义，括号数字中第一数字为出现该字的册数，第二数字为页数，第三数字为行序。下同。

第一,《满文原档》所用过渡时期满文证明,对老满文添加圈点是按时间推移而逐渐增多的。如,天聪元年“天字档”记事文本里,满文中圈点极为罕见,而在天聪六年“满附二”记事文本中,满文中圈点则较为常见。其间形成的档案,具有按时间推移逐渐增多的特点。当然,亦有相反现象,如,天聪元年“天字档”满文中出现的圈点比天聪二年“岁字档”满文要多。此类现象的出现与不同文人的书写习惯有关,不能排除因《满文原档》录入人员的书写习惯而产生差异的可能性。

第二,早期满文改进以添加圈点为主,较少改进基本字母符号的书写形式。《满文原档》过渡时期满文字母符号基本保持老满文形式,与新满文不同之处较多。如,天聪元年“天字档”满文已添加圈点,但文字形式与老满文完全相同。天聪六年“满附二”之记事文本虽然多用添加圈点的满文,但圆唇元音字母的书写仍保留老满文形式。如, gulu“正”(8-165-4)、kubuhe“镶边”(8-165-4)、jakūn“八”(8-165-6)等文在添加圈点方面与新满文完全相同,但前二词第一音节元音字母u与后一词第二音节元音字母u仍保持老满文的书写形式,是典型的新老满文字母混合书写的文字。

第三,有些过渡时期满文字母形式或音节形式未见于新老满文,是清代文人在改进老满文的过程中创制的。《满文原档》老满文借用近代蒙古文b字母拼写满语辅音f。如,(后金)天命三年(1618)四月“荒字档”记事文本将sefi“称作”(1-77-7)、tucifi“出”(1-77-11)等词语的音节fi写作近代蒙古文的bi音节形式。过渡时期满文虽然普遍使用新满文字母fi形式,但也有用近代蒙古文bi形式之后添加圈的方式拼写音节fi的现象。如,天聪六年二月“地字档”记事文本将tutefi“遗留”(8-71-10)、ofi“因为”(8-71-10)的副动词形式fi均写作音节bi之后添加圈点的书写形式。后来新满文舍弃该书写形式,使用辅音字母w之后添加横线的方式书写音节fi。

新满文取代老满文是渐进演变的过程,并非天聪六年正月颁布新满文十二字头之后就完全使用新满文。台湾学者广禄、李学智认为,记载天聪十年正月至崇德元年八月的“日字档”,以及崇德元年九月至十二月的“宇字档”是全用新满文书写的¹¹。但从《满文原档》所用文字来看,该两部档案新满文中夹杂有为数不少的老满文字母¹²。如,天聪十年(1636)正月“日子档”记事文本及崇德元年(1636)九月“宇字档”记事文本将kubuhe“镶边”(10-1-1)、gulu“正”(10-1-2)、ningguci“第六”(10-1-7)、gurun“国家”(10-402-2)、ineku“本”(10-402-5)等词语之音节ku、gu均写作老满文或过渡时期满文形式。

二 《满文原档》与早期满语特点

(一) 不规则书写与满语语音变化

清军入关之后,谙熟老满文者日趋减少,为了便于识读,清廷以新满文音书写《满文原档》,并按满

11 广禄、李学智《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与〈满文老档〉之比较研究》,《中国东亚学术研究计划委员会年报》1965年第4期。

12 赵志强《满文圆唇后高单元音字母形体之演变——基于〈满文原档〉的考察》,《满语研究》2021年第2期。

文十二字头顺序编写新老满文对照辞书《无圈点字书》。乾隆四十年(1775)二月,大学士舒赫德奏称:“臣等查得,内阁库存无圈点老档共三十七册,因该档之纸年久糟损,且所写之字异于今字,难以辨识,故于乾隆六年命鄂尔泰、徐元梦照无圈点档,兼书今字,依十二字头编书一部,将老档逐页托裱,重订库存。臣等伏思,太祖、太宗时开国之功绩、八旗佐领之根由、给与世职之原因,俱书于老档,关系重要。今比照十二字头之书,可识老档之字,然而遇事辄查,未免逐卷翻阅。况且,无圈点老档仅此一部,虽经托裱,但档册之纸究属糟旧,年年查阅,以至档册之字擦损,亦未可料。请照今字另办一份,敬缮呈览,俟钦定后置于内阁之库以备查,将老档恭藏。如蒙俞允,臣等酌派国史馆纂修等官赶紧以今字抄录一份,臣等逐卷校阅,陆续呈览。”^①清廷以新满文音书写《满文原档》,编纂《满文老档》(tongki fuka sindaha hergen i dangse)。

由于历史条件所限,自额尔德尼创制满文至达海改进满文,满文的规范化进程极为缓慢,及至康熙四十七年(1708)刊行《御制清文鉴》之后,满文规范才取得显著成效。《满文原档》成书时间早,所用满文不规范之处随处可见,当今学者研读《满文原档》,多参考以其新满文音书写文本,辨识字句。虽然《满文原档》不规范文字对其识读带来一定的困难,但通过将其与规范满文比较研究的方法,可窥视早期满语的语流演变现象。

以下老满文为《满文原档》所载不规范满文,新满文为《内阁藏本满文老档》所载规范满文。

老满文elgin“富裕”(1-29-7)——新满文elgiyen“富裕”(1-77-5)^②

老满文abide“在哪儿”(1-31-7)——新满文aibide“在哪儿”(1-83-2)

老满文dejifi“焚烧”(1-35-4)——新满文dejifi“焚烧”(1-92-1)

老满文tafalambi“劝说”(1-41-8)——新满文tafulambi“劝说”(1-105-6)

老满文efeleme“毁坏”(1-49-10)——新满文efuleme“毁坏”(1-131-6)

老满文enggeme“鞍子”(1-60-9)——新满文enggemu“鞍子”(1-158-5)

在前三组例词中,以新满文记录的满语音音,在以老满文记录的满语中脱落,在后三组例词中,以新满文记录的满语的语音,在以老满文记录的满语中发生顺同化演变,即《满文原档》不规范书写形式记录早期满语的语流音变形式。以往清代满语语音研究基于《御制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等满语文与其他语言文字相互注音的辞书,或《清语易言》等满语口语研究论著,而此类语料均为清军入关之后的满语文,故对早期满语研究的价值是非常有限的。《满文原档》之不规则满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早期满语语流音变现象,可为清早期满语语音研究提供新视角和新语料。

① 内阁满文《清折档·乾隆四十年春季》,转引自赵志强、江桥《〈无圈点档〉及乾隆抄本补叙》,《满学研究(第四辑)》,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160—161页。

② 此对比中所用新满文来自《内阁藏本满文老档》,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年。括号数字中第一数字为出现该字的册数,第二数字为页数,第三数字为行序。

（二）口语文本及其语法特点

研读《满文原档》满语文可发现，虽然《满文原档》满语文本的口语化程度较高，语法结构不甚严谨，但仍然保留了一些清后期满语中极为少见的语法形式及语法范畴。如，与清中后期满语相比，《满文原档》中动词重叠现象较为常见。

jese tucike nikan be ucaraha ucarha bade susai funceme wahabi¹⁾ .

译，在遇见之处，绞杀处境汉人五十余人。

ucaraha ucarhai sabuha sabuhai bošome gabta²⁾ .

译，碰到看见之处立即杀射。

genehe genehe bai niyalma be tolofi bele bu³⁾ .

译，清算所去之处的民众，发放粮食。

以动词重叠表达体语法范畴是阿尔泰语系语言的类型特点。在清中后期满语文中，动词重叠现象极为罕见，因此，清代文人及当代学者的满语文研究论著较少涉猎满语动词重叠与体语法范畴的研究内容。然而，《满文原档》满语中较为常见的动词重叠现象，为清代满语体语法范畴研究提供新的语料。以上例句中的动词重叠形式、ucaraha ucarha“遇见”、sabuha sabuhai“看见”、genehe genehe“所去”，描述动作为完成性的语法语义，即以形容动词-ha形式重叠，以及形容动词-ha形式和副动词-hai形式表达完成体的语法语义。

清军入关之后，随着满语的濒危及满语文的规范，满语口语和满语书面语的内部差异迅速拉大。清廷推行的规范满语文政策，虽然消除了早期满语文的不规范因素，提高了满语书面语的表达能力，但极度影响了满语口语因素向满语书面语的融入发展。与此相对，《满文原档》满语则作为清早期未曾规范的满语，保留了早期满语的口语成分，是研究早期满语语法特点及语篇结构的第一手语料。

（三）词义变化与词汇演变

词汇是语言系统中演变速度较快的成分，而词汇的演变有新词产生，旧词淘汰，词义变化等多种类型。随着满语的演变，清早期满语书籍词汇在清中期满语中消失或发生语义演变，给后人的研读理解带来困难，因此雍乾时期修订清太祖、清太宗、清世祖的三朝“实录”，并用新满文音写《满文原档》。在此过程中，整理者从“实录”及《满文原档》中摘录词语、词组及句子807条，以乾隆时期满语书面语进行逐一解释，编纂yargiyan kooli ci tukiyeme tucibuhe fe manju gisun i bithe“实录摘出旧清语”。在“实录摘出旧清语”

1) 《满文原档(第一册)》，沉香亭企业社，2005年，第144页。

2) 前揭《满文原档(第一册)》，第119页。

3) 《满文原档(第二册)》，沉香亭企业社，2005年，第155页。

所录的807条词语或词组中，后107条词语或词组来自《满文老档》¹³。此外，清廷在乾隆年间用新满文重抄《满文原档》时，注释标签410条语句，其中来自太祖朝老满文档案者236条，太宗朝老满文档案者174条¹⁴。辽宁民族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内阁藏满文老档》注释标签的语句中，多数为乾隆时期满语中消失或义项、用法发生变化的词语或词组。

fe manju gisun i bithede, albalame serengge, uthai ergeleme sere gisun de adali sehebi¹⁵。

查《旧清语》一书，albalame语义同ergeleme，即“胁迫”。

sirame aniya i fe dangse de, abkafi sere hergen be kūwarafi, agafi seme halame arahabi¹⁶。

次年老档已将abkafi圈改为agafi，即“下雨”。

gingguleme kimcici, ere tušaha sere gisun, ainci afaha sere gisun dere¹⁷。

谨思，此tušaha一词盖afaha“任职”之义也。

osika muke monjifi sere gisun, baicara ba akū ofi, gingguleme da songkoi sarkiyaha¹⁸。

因osika muke monjifi无从稽查，谨照抄之。

据以上签注解解释，乾隆时期满语虽然有alban“公，差”、abka“天”、tušan“职位”等词语，但与其有关的动词albala-“胁迫”、abka-“下雨”、tuša-“任职”等词语消失，被ergele-“胁迫”、aga-“下雨”、afa-“任职”等词语所替代。此外，《满文原档》语言osika muke monjifi在清代满语中完全消失，故用新满文重抄《满文原档》时，整理者无法理解其语义，以至于“无从稽查，谨照抄之”。

清廷推行的“国语”规划政策对清代满语的影响较大，尤其是“钦定”或“御制”类满语文辞书，规范了满语语音、词汇及语法成分，加快了早期满语成分在清代满语书面中的消失。此外，满语口语濒危，进一步切断早期满语成分在满语母语习得中的传承路径。《满文原档》语言保留早期满语特点，弥补了清中后期形成的满文文书缺陷，为研究清早期满语提供了可靠的语料。

三 《满文原档》与周边民族语言文字

（一）蒙汉文的使用与民族语言的交际交流交融

除了老满文、过渡时期满文及新满文以外，《满文原档》部分档簿以蒙古文或满汉合璧形式书写，充

〈1〉 赵志强《旧清语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第2页。

〈2〉 《内阁藏本满文老档》，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19册第297—322页，第20册第806—825页。

〈3〉 《内阁藏本满文老档》，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1册第251页。

〈4〉 前揭《内阁藏本满文老档》，第1册第297页。

〈5〉 《内阁藏本满文老档》，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10册第5191页。

〈6〉 《内阁藏本满文老档》，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2册第937页。

分体现了清早期多民族语言接触与文化交融的情况。通过《满文原档》所用多种语言文字，可探索清早期民族语言文化的交际、交流与交融情况。

第一，《满文原档》“寒字档”载录长达51页的满汉文合璧文本，其中除个别语句有遗漏之外，每句满文都有对应的汉文翻译¹¹。“原编寒字，故宫旧编号第十六册，明代旧公文纸及高丽笺纸书写，无圈点老满文，一至二十八是满汉文对照的，汉文用词粗俗，且多别字，还有很多古怪不雅的人名，是四十册旧满洲档中唯一部分记事旁有汉文译文的，册中年月有杂乱无序的。”¹²“寒字档”满汉文合璧书写继承早期《女真译语》等以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与汉语文合璧书写的传统，并为清代多语种合璧文书的编纂提供宝贵的经验。

清朝统治者在建立多民族国家的过程中，积极继承先秦以来的“大一统”思想，实施“同文之盛”的语言文字政策¹³。为促进民族文化交流，清廷不仅以满文或其他少数民族文字翻译汉文典籍，而且用汉文或其他少数民族文字翻译满文书籍，编著多文种合璧书籍。如，《满洲实录》的汉文、蒙古文翻译及《御制清文鉴》的汉文、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翻译等多文种翻译，对清代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发挥桥梁作用，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际交融。《满文原档》“寒字档”之满汉合璧文书部分是目前所发现最早的满汉文合璧形式的档簿，开创了清代多文种合璧文书的先河，对清代多文种书籍的形成与清代多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二，《满文原档》收录47件蒙古文档案，分布于《满文原档》第三至第十册的新老满文档案当中。这些蒙古文文书长短不一，记录天命六年(1621)至天聪十年(1636)满蒙关系的政治事件。首先，这47件蒙古文档案虽“与其同期的古典蒙古文佛教文献不同，以未经规范的蒙古文书写”，但对“17世纪前半叶蒙古语文的字形及词汇、形态、语法等方面具有特殊价值”¹⁴。其次，在此载录的蒙古文档案数量可观，并与满文档案共同载入《满文原档》，为近代蒙古文与老满文的对比研究，以及老满文借用蒙古文字母符号与书写规则研究提供可靠的语料。此外，《满文原档》载录的蒙古文档案反映，清朝初期虽已创制满文，但与其他民族的交流中满族仍多使用蒙古文，而新创制的满文则尚处于试用、改进和推广阶段。这种现象除了可见于《满文原档》所载满蒙之间的交往文书之外，还出现在满朝之间的交往文书中。“天命四年(1619)，满文创制虽然已有二十年之久，但后金国内仍然‘只知蒙书，凡文簿皆以蒙字记之’，若向朝鲜致书，亦‘先以蒙字起草’，这种情况延续了很长时间。时至崇德二年(1637)，大清国已经诞生了，依旧是‘大小文字皆以蒙古书翻译，进览于皇帝前’。”¹⁵

11 《满文原档(第四册)》，台北：沉香亭企业社，2005年，第99—149页。

12 陈捷先《〈旧满洲档〉述略》，《旧满洲档》，台北故宫博物院，1969年，第一册第23页。

13 刘小萌《满族与中华民族》，《满语研究》2021年第2期。

14 栗林均、海兰《〈满文原档〉所收蒙古语文书研究》，日本东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2015年，第2页。

15 滕绍箴《明代女真与满洲文史论集》，辽宁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365页。

第三，除了收录蒙古文档案文书之外，《满文原档》新老满文当中出现以满文书写的蒙古语词语，而这些词语在后来的满文辞书或满文文献资料中均已消失。如，《内阁藏满文老档》签注的蒙古语词语，分布于整个满文档案汇编当中。与满语中的蒙古语借词不同，这类词语并未融入满语词汇系统当中，属于《满文原档》书写者或录入者在书写满语文过程中的蒙古语语码转换现象。语码转换是一种特殊的语言使用现象，是指“双语者或多语者根据谈话对象、情景、话题在两种语码之间灵活地转换，时而说A语言，时而说B语言，甚至在一个句子里用两种语言的现象”¹¹。《满文原档》新老满文档案中出现以满文书写的蒙古语词语的现象说明，在该档簿的书写者或录入者当中，谙熟满语和蒙古语的双语人不在少数，反映了早期满族和蒙古族语言文化的紧密关系和相互认同。

（二）老满文音节字对蒙古文的影响

虽然满文是仿效蒙古文创制的，但在清代“国语”教育的影响下，满文对蒙古文字母符号亦产生影响，以至于蒙古文直接借用满文要素或在满文影响之下，蒙古文字母符号发生功能演变。清代蒙古文借用的部分字母符号或音节字来自老满文，如，《满文老档》老满文拼写汉语借词“玉”“旅”“女”的音节字*iüi*、*liüi*、*niüi*就是经由新满文而被借用至蒙古文的¹²。

第一，古代回鹘式蒙古文翻译汉语专用名词，一般直接拼写汉字读音。在元明时期回鹘式蒙古文碑文拼写汉语“鱼”韵如下[表一]。

[表一] 古代回鹘式蒙古文拼写汉语“鱼”韵的形式

汉文	蒙古文	文献来源	形成年代
序师敬	kü si king	全宁张氏先德碑铭	元(后)至元元年(1335)
大都间	daidülü	全宁张氏先德碑铭	元(后)至元元年
御史臺	üši tai	忻都王碑	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
于	yüü	阿拉坦汗咨神宗皇帝表文	明万历八年(1580)

在元代汉语中，汉字“序”“间”“御”“于”属于“鱼”韵，韵部读作*iu*，且“这类*iu*类的*u*元音可能比较靠前”¹³。中世纪蒙古语音节*kü*、*lü*、*ü*、*yüü*之元音*ö*、*ü*，除了*[o]*、*[u]*以外，还读作*[ø]*、*[y]*¹⁴。由此可知，元代汉语“鱼”韵为*iu*，但其元音*u*有前化趋势，中世纪蒙古语圆唇元音*ö*、*ü*有自由变体*[ø]*、*[y]*，以上汉字“序”“间”“御”的韵母为*iu*，其拼写蒙古文音节*kü*、*lü*、*ü*之元音*ü*的读音为*[y]*。

第二，《满文原档》老满文舍弃元明时期蒙古文以*ü*或*ö*拼写汉语韵母*iu*的方法，使用*ioi*、*io*形式拼写。[表二]为《满文原档》第一、二册老满文以*ioi*、*io*形式拼写明末清初汉语韵母*iu*。

〈1〉 赵一农《语码转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3页。

〈2〉 长山《蒙古文*iüi*的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

〈3〉 杨耐思《中原音韵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39页。

〈4〉 亦邻真《亦邻真蒙古学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32—535页。

[表二] 《满文原档》老满文拼写汉语韵母iu的形式

老满文形式	记录汉语	文字来源
jin ioi ho	金玉和	1-266-4
jin io ho	金玉和	2-503-5
lioi sion keo	旅顺口	2-176-1
lio seion keo	旅顺口	2-361-6、2-472-2、2-558-3
nioji	女直	1-41-5、1-41-8
nioi ji	女直	1-348-2、1-348-3

与回鹘式蒙古文不同，老满文以ioi、io形式拼写明末清初汉语“居鱼”韵。但在新满文当中，ioi、io形式功能发生分化，ioi形式拼写清代汉语“居鱼”韵，io形式失去拼写汉语“居鱼”韵的功能。

第三，现代蒙古文拼写汉语借词的音节字*iüi*，是在清代及民国时期受满文影响而形成的。汉语“御”或“于”之语音，清代之前的蒙古文以*yüü*或*ü*形式拼写，尚未发现拼写汉语的音节字*iüi*。在回鹘式蒙古文资料中，音节字*iüi*最早见于汉文典籍的“汉文→满文→蒙古文”翻译流程中。如，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收藏的蒙古文写本《元史》，根据其底本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满文刻本，将地名、人名等专用名词均写作满文。如，汉文“旭烈兀”“钓鱼山”二词，《元史》满蒙译本均采用满文形式*sioi liyei u、diyoo ioi san*。尤其是汉文“旭烈兀”是蒙古语*ülekü*的汉文拼写形式，但《元史》蒙译本却并未还原其蒙古文形式，沿用满文书写形式*sioi liyei u*。《元史》满蒙译本用*sioi、ioi*拼写汉语“旭”“鱼”的现象说明，蒙古文拼写汉语借词的音节字*siüi、iüi*是在清代汉文典籍“汉文→满文→蒙古文”的翻译过程中借用《满文原档》老满文的。

《满文原档》老满文在拼写汉语借词书写规则方面，与近代蒙古文相差较大，而现代蒙古文通过新满文借用了一些老满文因素，《满文原档》拼写汉语借词的音节字对蒙古文拼写汉语借词音节字的来龙去脉研究提供了资料。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满学研究院]

(责任编辑：宋仁桃)